

羊脂球
Boule de suif

莫泊桑小说全集 · 9

L'ingénieur



〔法〕莫泊桑 著 郝运 王振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莫泊桑小说全集·9

羊脂球

Boule de suif

〔法〕莫泊桑 著 郝运 王振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羊脂球/(法)莫泊桑(Maupassant, G.)著;郝运,

王振孙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7

(莫泊桑小说全集)

ISBN 978-7-5327-4559-3

I. 羊… II. ①莫…②郝…③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4610 号

Guy de Maupassant

BOULE DE SUIF

莫泊桑小说全集 9·羊脂球

[法]莫泊桑 / 著 郝运 王振孙/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364,000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4559-3/I·2581

定价: 3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401196

目 次

米隆老爹	1
在一个春天晚上	8
瞎子	13
点心	17
牧童跳	22
旧物	26
动物磁力	30
一个科西嘉强盗	35
守灵之夜	39
梦	43
一个女人的供认	47
月光	52
情欲	56
通信	64
骗局	70
伊芙莉娜·萨莫里斯	77
约瑟夫朋友	81

孤儿	87
流动商贩	94
大声警告	101
新年礼物	108
以后	115
羊脂球	121
从前	159
在一个死人身边	164
花房	169
一场决斗	175
一个晚上	181
复仇者	192
等待	198
初雪	203
恶作剧	212
从一个溺死者身上发现的信件	218
恐怖	224
抽搐	231
完了	237
我的二十五天	244
拉丁文问题	253

佃农	263
巴黎——市民的星期日	271
埃拉克利斯·格洛斯博士	324
吻	367
在旅途中	372
孩子	377
一个旅行者的笔记	382
焚尸柴堆	388
新婚旅行	394
舆论	399
一条狗的故事	405
科西嘉的故事	409
残留物	415
一个并非出于自愿的生活放荡者的陈诉	420
回忆	425
可笑的争端	431
邂逅	436
不同的时代	441
一场真正的悲剧	445
咳嗽	448

死刑犯	453
到温泉去	458
徒劳无益的建议	469
专栏文章	473
病人和医生	478
遗赠	484
一个疯子写的信	490
一封来信	496
健康旅行	502
人间的苦难	508
节日	514
奥尔拉(初刊本)	518
闲聊	527
火星入	532

米隆老爹*

一个月来，大太阳一直朝着田野喷下灼人的火焰。在这火雨的浇灌下，生命的花朵盛开，欣欣向荣。绿油油的大地一眼望不到边。蓝湛湛的天空上没有一丝云。诺曼底人的农庄分散在平原上，被又高又细的山毛榉围着，远远望去，好似一片一片小树林。走到跟前，推开虫蛀的栅栏门，却又叫人以为是一座大花园，因为那些像农民一样瘦骨嶙峋的老苹果树都开了花。黑黝黝的老树干，歪歪扭扭，成行地排列在院子里，向着晴空撑开它们的圆顶，白的白，红的红，光彩夺目，苹果花的清香，敞开的牲口棚里散发出的浓烈气味，还有厩肥发酵冒出来的热气掺混在一起。厩肥堆上歇满了母鸡。

中午，这一家子：父亲、母亲、四个孩子、两个女雇工和三个男雇工，正在门前那棵梨树阴下吃饭。他们很少说话，喝过浓汤以后，又揭开了盛满肥肉烧土豆的盆子。

不时有一个女雇工站起来，拎着罐子到地窖里去装苹果酒。

男主人四十来岁，高个儿，他打量着屋边一株还没有长出叶子的葡萄。葡萄藤像蛇一样沿着百叶窗下的墙壁，蜿蜒伸展。

最后他说：“爹爹的这株葡萄今年发芽发得早，说不定要结了。”

女主人也转过头来看看，不过没有开口。

这株葡萄栽的地点正好是当年老爹被枪杀的地方。

事情发生在一八七〇年的战争中。普鲁士人占领了整个地区。费德尔布将军^①率领着北方部队还在抵抗。

普军的参谋部当时就设在这个农庄里。农庄主人米隆老爹，名字叫皮埃尔，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农。他接待他们，并且尽力把他们安置好。

一个月来，德军的先头部队一直留在村里侦察情况。法国军队离这有十法里，不见有一点动静。可是，每天夜里都有枪骑兵失踪。

派出去执行巡逻任务的侦察兵，只要是两三人一组出去，就从来没有回来过。

到了早上，在田野里、院子旁边或者沟里找到他们的尸体。他们的马也被割断喉咙，倒在大路上。

这些暗杀事件看来像是同一伙人干的，但是凶手始终没法查出。

普鲁士人在当地实行了恐怖的报复政策，许多农民光凭简单的告发就被枪杀；许多妇女被监禁。他们还想用恐吓手段从孩子嘴里套出话来。结果还是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现。

谁知一天早上，有人看见米隆老爹躺在他的马厩里，脸上有一道刀伤。

在离农庄三公里外的地方找到了两个肚子被戳穿的枪骑兵。其中一个手上还握着沾满血迹的武器，可见他曾经搏斗过，进行过自卫。

军事法庭立刻在农庄门口的露天地里开庭。老头儿被带上来。

他那年六十八岁，个子瘦小，背略微有点驼，两只大手好像一对蟹钳。失去光泽的头发，稀稀落落，而且软得像小鸭的绒毛，到处露出头皮。脖子上的皮肤是褐色的，布满皱纹，露出一根根粗筋；这些粗筋从颞骨底下钻进去，然后又在两鬓现出来。他在当地被认为是一个既吝啬而又难弄的人。

他们叫他立在一张从厨房里搬出来的桌子前面，四名士兵围着他。五位军官和上校坐在他的对面。

上校用法国话问：

*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的《高卢人报》。

① 费德尔布将军(1818—1889)：法国将军。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中，九月二日法国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投降后，国防政府把北方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他。

“米隆老爹，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一直对你非常满意。你一向对我们很殷勤，甚至可以说，非常关切。但是，今天有一桩重大的案件牵连到你，因此必须弄清楚。你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这个农民一句也没有回答。

上校又说：

“米隆老爹，你不说话就证明你有罪。不过，我要你回答我，听见了吗？今天早上在十字架附近找到的那两个枪骑兵，你知道是谁杀的吗？”

老人毫不含糊地回答：

“是我杀的。”

上校吃了一惊，他盯着犯人看，沉默了一会儿。米隆老爹一直保持着平静的态度，仿佛是在跟本堂神父说话，低垂着眼帘，脸上带着庄稼人的那股子傻气。仅仅从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慌乱，那就是他在一下一下显然很使劲地咽口水，就像他的嗓子完全被卡住了似的。

老头的全家：他的儿子让，儿媳妇，还有两个孙子，惊慌失措地站在他背后十步以外。

上校又问：

“一个月来，每天早上在野外找到的我们军队里的那些侦察兵，你也知道是谁杀的吗？”

老人仍旧呆头呆脑，毫无表情地回答：

“是我杀的。”

“全都是你杀的吗？”

“不错，全都是我杀的。”

“你一个人杀的？”

“我一个人杀的。”

“告诉我，你是怎样干的？”

这一下，他有点紧张了；要他讲很多的话，显然使他感到为难。他吭吭哧哧地说：

“我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碰上就怎么干。”

上校说：

“我通知你，你非把一切经过告诉我不可。所以你最好还是赶快拿定主意。你是怎样开的头？”

老人朝他的家里人不安地看了一眼，他们在他背后注意地听着。他又迟疑了一会儿，这才突然下了决心。

“有一天晚上我回家，大约就是你们来到的第二天，十点左右。你，还有你的那些当兵的，你们拿走了我值五十多埃居的草料，还有一头母牛和两只绵羊。我对自己说：‘好，让他们拿吧，我都得叫他们赔出来。’我心里另外还有别的委屈，等一会我再告诉你。先说那天晚上，我看见你手下的一个骑兵在我粮仓后面的沟沿上抽烟斗。我连忙去把我的镰刀摘下来，悄悄摸到他背后，他一点也没有听见。我就像割麦子似的，一镰刀，就这么一镰刀，把他的脑袋削下来了。他甚至连喊一声哎哟都没来得及。你只要到池塘里去找一找就可以发现他跟一块顶栅栏门用的石头一起装在一只装煤的口袋里。

“我有我的打算。我把他全身的衣物，从靴子一直到便帽都扒下来。我把这些东西藏在院子后面，马丹家那片树林中的石灰窑里。”

老头儿不说下去了。军官们惊讶地互相望着。审问接着又重新开始；以下就是他们问出来的：

他一旦动手杀了那个骑兵以后，就念念不忘，一直想着：“杀普鲁士人！”他恨他们，他对他们怀着一个既贪财而又爱国的农民才会有的那种阴狠的、强烈的仇恨。正像他自己说的，他有他的打算。他等了几天。

他对战胜者是那么谦恭，既殷勤而又驯服，所以他们让他自由来去，随意进出。每天晚上他都看见有传令兵出发。他跟士兵们经常接触，学会了几句必要的德国话。一天夜里，他听到骑兵们前往的那个村庄的名字以后，就出去了。

他走出院子，溜进树林，到了石灰窑就连忙钻进那条长坑道。他在地上找到那个死人的衣服，穿在身上。

然后，他在田野里转来转去，一会儿爬，一会儿躲躲闪闪地沿着斜坡走，只

要有一点响声就注意听，像违禁偷猎的人那样紧张不安。

他认为时间到了，就来到大路边上，藏在荆棘丛里，继续等着。将近半夜十二点，硬土路面上终于响起了嗒嗒的马蹄声。他把耳朵贴在地面上，听准了只有一个骑兵过来，就做好准备。

那个枪骑兵带着紧急公文，骑着马疾驰而来。一路上他耳目并用，小心提防。米隆老爹等他来到十步远的地方，连忙爬到路当中，叫喊：“Hilfe! Hilfe! (救命! 救命!)”骑兵勒住马一看，认出是一个落马的德国人，以为他受了伤，于是跳下马，毫不怀疑地走过来。正当他朝陌生人俯下身子的时候，那柄弯弯的长马刀就戳进了他的腹部。他倒下去，仅仅抖动了几下，就立刻断气了。

接着，这个诺曼底人怀着老农民才有的那种不动声色的快活心情站起来。为了取乐，他又把死人的喉咙割断，然后才拖到沟边扔下去。

马静静地等候着它的主人。米隆老爹跨上马鞍，一溜烟地朝平原上奔去。

一个钟头以后，他又看见两个并排返回营地去的枪骑兵。他笔直地朝他们跑去，嘴里又叫着：“Hilfe! Hilfe!”普鲁士人认出了军服，让他过来，丝毫没有起疑心。老头儿像颗炮弹在他们中间一穿而过，用马刀和手枪同时把他们俩都撂倒了。

他把两匹马也宰了，因为那是德国人的马！然后悄悄回到石灰窑，把一匹马藏到阴暗的坑道里。他脱掉军服，换上自己的破衣裳，回到床上，一觉睡到天亮。

他等候侦查结束，一连四天没有出门。但是到第五天，他又出去了，用同样的计策杀死了两名士兵。从此以后他一直没有歇过手。每天夜里，他这个幽灵般的骑兵，这个专以杀人为目标的猎人，都要披星戴月在荒凉的田野里奔驰。他忽东忽西，到处寻找机会，有时在这儿撂倒几个普鲁士人，有时在那儿撂倒几个。任务完成以后，这个老骑兵就撇下倒在大路上的尸体，回到石灰窑里把马和军服藏好。

到了中午，他从容不迫地拎着燕麦和水去喂留在坑道里的坐骑。他把它喂得饱饱的，因为他需要它干的是一桩很重的活儿呢。

但是，头天晚上，遭到这个老农民袭击的人中间，有一个有了防备，在他脸

上砍了一刀。

不过，他还是把那两个人都杀死了。他还能够回到石灰窑，把马藏好，换上破旧的衣裳，可是在回家的路上，他感到身子发软，勉强走到马厩，就没有气力往家里走了。

他被人发现时，正躺在干草上，浑身是血……

他讲完以后，突然抬起头，自豪地望着普鲁士军官。

上校捻着小胡子，问他：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没有了。账已经算清，不多不少，我一共杀了十六个。”

“你知道你有死罪吗？”

“我又没有向你讨饶。”

“你当过兵吗？”

“当过。我从前打过仗。再说，我那个跟拿破仑一世皇帝当兵的爸爸，就是你们打死的。上个月你们又在埃夫勒^①附近打死了我的小儿儿子弗朗索瓦。你们欠我的债已经还清。现在咱们是谁也不欠谁的。”

军官们面面相觑。

老人接着说下去：

“八个是为我爸爸还的，八个是为我儿子还的。咱们谁也不欠谁的了。我呀，我可不是成心要跟你们过不去！我根本不认识你们！就连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可是你们来到我的家里，就跟在你们自己家里一样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我已经在那些人身上报了仇。我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老人挺直僵硬的腰板，像一位谦逊的英雄那样把双手交叉在胸前。

普鲁士人低声交谈了很久。有一个上尉也是上个月才失去自己的孩子，他为这个行为高尚的穷苦人辩护。

后来上校站起来，走到米隆老爹跟前，压低嗓音说：

^①埃夫勒：法国西北部厄尔省省会。

“听我说，老头儿，也许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你的命，只要……”

可是老人家根本不听。微风吹拂着他脑袋上绒毛般的稀发，他两眼逼视着打胜仗的军官，眉头一皱，那张带着刀伤的瘦脸扭歪了，表情十分可怕。接着他挺起胸膛，使出全身力气朝普鲁士人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上校气疯了，他刚举起手，老人又朝他脸上吐了一口。

军官们都立了起来，同时大声发布命令。

不到一分钟，这个仍旧十分平静的老人就被推到墙根处决了。他的儿子让、儿媳妇和两个孙子惊慌失措地望着，他在临死前还朝着他们微笑呢。

郝 运 译

在一个春天晚上*

让娜快要和她的表哥雅克结婚了。他们从小认识，爱情在他们之间，不像通常在上流社会那样，有许多客套虚礼。他们在一起长大，并不知道他们相爱。年轻姑娘有点喜欢卖俏，有时候天真地逗弄年轻小伙子。而且她觉着他长得漂亮，脾气好，每次见到他，都真心实意地抱吻他，但是从来没有感到过颤栗，那种使你全身从指尖到脚尖都好像起了一阵鸡皮疙瘩似的颤栗。

他呢，非常单纯地想：“我的小表妹，她很可爱。”他怀着一般男人对漂亮姑娘总会有那种出于本能的感情想着她。他的想法也就到此为止。

后来，有一天让娜偶然间听见她母亲对她姨（对阿尔贝特姨，因为莉松姨没有结婚，是个老姑娘）说：“我敢向你担保，这两个孩子马上就要爱上了；这可以看得出来。我呢，我觉得雅克正是我理想中的女婿。”

让娜立刻爱上了她的表哥雅克。从此以后，她看见他会脸红，她的手被年轻人的手握着时会颤抖；她的眼睛遇到他的眼光时会垂下去。她装腔作势，故意引他来吻她。到最后他也发觉这一切。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一方面虚荣心得到满足，一方面也感到真正的爱情，在一阵冲动之下，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在她耳边悄声说：“我爱你，我爱你！”

从这一天起没有了别的，只有喁喁私语，献殷勤等等各式各样恩恩爱爱的表现，由于过去的亲密关系，他们既不感到拘束，也不感到难为情。在客厅里，

雅克当着他的母亲、让娜的母亲，还有他的莉松姨这三个老姐妹的面抱吻他的未婚妻。他和她两个人整天单独在树林里，穿过一片片开满野花的潮湿的草地，沿着小河散步。他们等候着成亲的日子，心里并不感到过分的焦急，不过他们沉浸和笼罩在无比美妙的柔情蜜意之中，他们从微不足道的抚爱，手与手的紧握和热情的注视里，享受到无穷乐趣；他们那么长久地互相望着，好像他们的心灵都融合在一起了。想紧紧拥抱的欲望还不强烈，只是隐隐约约地折磨着他们；他们的嘴唇在互相召唤，好像是在互相等候、互相期待、互相允诺，有一种焦虑不安的感觉。

有时候，在这种充满热情而又竭力克制的情况中，在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中，过了一整天以后，到了晚上，他们好像感到一种异样的疲劳；两人都不知为什么深深叹气，都不懂得这是等待中的叹气。

两位母亲和她们的妹妹莉松姨喜形于色，满意地观察着这对年轻人的爱情的发展。特别是莉松姨看见他们，心里十分感动。

她个儿矮小，沉默寡言，总是躲在一旁不声不响，仅仅在吃饭的时候才露面，然后又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一直把自己关在里面。她相貌和善、见老，眼光温柔、忧郁，在家里几乎不为人注意。

她的两个守寡的姐姐曾经在上流社会里有一定地位，多少有点儿把她看成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她们用一种漫不经心的亲热态度对待她，在这种亲热态度之中，还隐藏着一种对老姑娘才有的带点蔑视的关心。她的名字叫莉丝，是在贝朗瑞^①风行整个法国的那些日子里诞生的。后来大家看到她没有结婚，并且肯定是不会再结婚了，就叫她莉松而不再叫她莉丝了。如今她是“莉松姨”，一个谦逊、整洁的老妇人，甚至在亲人面前，也感到非常羞怯，亲人们爱她，在他们的爱里具有习惯、怜悯和出自好心的淡淡的成分。

孩子们从来不上楼到她屋里去拥抱她。只有女用人进她的屋。别人如果

* 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一一年五月七日的《高卢人报》。

① 贝朗瑞(1780—1857)：法国诗人。他写的许多歌谣曾被谱曲，其中有不少与贫民无产者有关，流行于当时。莉丝或者莉瑟特是他在歌谣中常用来歌唱的那些欢乐的、娇艳的、有点轻佻的女人的名字。

有话要说，就打发女用人去叫她。她可怜的一生在这间屋里冷冷清清地度过，这间屋在哪里别人都几乎不知道。她丝毫不占地方。她不在的时候，别人从来不谈起她，也从来不想起她。有些不引人注目的人，甚至对亲人说来，也像外人一样，一直是陌生的，他们的死也不会在家里留下任何空白，造成任何损失，她就是这样一种人。有些人不善于进入他们身边的人的生活、习惯和爱，她就是这样一种人。

她走路总是迈着无声无息的急促的小步子，从不弄出一点响声，从不碰着任何东西，看上去好像把不发声的特性传给了一切物体。她的手仿佛是棉花做的，因为她的手使用起东西来是那么轻，那么仔细。

“莉松姨”这三个字说出来，在别人心里简直可以说不会引起任何想法。就跟说“咖啡壶”或者“糖罐”完全一样。

那条母狗卢特也肯定比她具有明显得多的个性。他们不断地爱抚它，叫它：“我亲爱的卢特，我美丽的卢特，我的卢特。”它要是死了的话，他们悼念起来也一定会更加伤心。

表兄妹两人的婚期定在五月底。这一对年轻人眼和眼、手和手、思想和思想、心和心都紧紧相连地生活着。这一年春天姗姗来迟，夜里有霜，清晨有雾，它冻得瑟瑟发抖，一直犹豫不决，没想到现在却突然一下子来到了。

连着几天天气暖和，稍微有点阴沉，大地的液汁开始流动，叶子像奇迹似的舒展开来，到处都弥漫着嫩芽和早开的花朵那种使人浑身发软的香气。

后来，有一天下午，胜利的太阳终于晒干了飘浮在水蒸气中的水蒸气，露出了脸庞，照耀着整个平原。它的欢乐随着光芒撒满田野，钻到各处，钻进了植物、动物和人体。谈情说爱的鸟儿飞来飞去，拍着翅膀，互相呼喊。让娜和雅克洋溢着无比美妙的幸福心情，但是他们变得比以往更羞涩，因为随着树林的醉人的香气而钻进他们体内的那种新的颤栗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整天并肩坐在城堡门前的一张长凳上，再也不敢两个人单独走远，他们心不在焉地望着在那边池塘里互相追逐的大天鹅。

暮色降临，他们感到心里平静下来，比较放心了。吃过晚饭以后，他们在客厅里，趴在打开的窗口上，低声交谈着。他们的母亲就着从灯罩里洒落的一